

中大學者：香港長久以來都是貨物中轉站

考古尋源 發掘灣區商貿歷史

香港發展局、澳門文化局與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於今年11月初共同簽署《關於深化粵港澳大灣區考古及文物建築交流與合作意向書》，三方將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在考古和文物建築領域合作。曾先後就讀北京大學及哈佛大學考古系的中文大學人類學助理教授林永昌表示，香港非常具有考古意義，由於地理位置，香港經常扮演貨物中轉站角色，了解鄰近地區有助了解古時貿易及人員流動遷移。

林永昌希望發展局及古物古蹟辦事處（AMO）會有更清晰的指引，告訴業界如何充分利用合作意向書的有關平台，與大灣區其他研究機構等進行合作。

大公報記者 張凱晴（文） 受訪者、古物古蹟辦事處（圖）

鑒古知今

林永昌（右）表示，香港在大灣區中扮演貨物中轉站角色的歷史源遠流長。圖為他在廣州考古研究院工作。



▲清代素面杯



▲清代素面杯



▲夔紋硬陶片
●公元前1500年-前221年文物



▲青銅時代牙璋



▲新石器時代晚期石英球



▲新石器時代中期陶盤

中文大學人類學助理教授林永昌來自澳門，從小喜歡歷史，亦喜歡動手做東西，正好都是考古所需條件，因此他大學時選修北京大學考古系，及後更到哈佛大學修讀博士。最後因喜歡與學生交流，成為中大的歷史及考古副修教授。他的研究專長是中國冶金技術發展、秦漢及商周考古，以及手工業生產等，目前與灣區考古機構有很多金屬分析方面的合作。

盼有清晰指引 與內地合作考古

對近年業界經常提及的大灣區考古，林永昌表示，香港考古很多時並不是單一看的，要宏觀地看，因香港地理位置關係，經常扮演貨物中轉站角色，了解鄰近地區有助進一步了解古時的貿易及人員流動遷移。他又指出，香港與廣州地區的部分出土文物高度相似。

目前林永昌以個人身份與廣州考古研究院合作，進行漢代鐵器分析，研究鐵器是如何傳播到嶺南地區。他表示，以往與灣區其他城市合作，流程較為複雜，要簽各種意向書，「因為香港的地位在『一國兩制』底下是比較特別的，香港的考古管理並非屬於國家文物館，因此本地的研究機構如大學，想與內地文物單位合作是比較複雜。」他希望下一步的新合作會有官方說法及指引，供業界參考。

林永昌又說，香港目前有很多豐富的遺址資源，不過香港培養的本地考古學人才，事實上只剛起步數年，公眾對香港考古也認識不多，他建議加強推廣教育。

林永昌表示，香港自1920年代起已進行考古和發掘的工作，以面積而言，香港的考古遺址密度很高；同時香港的紀錄相對同等地區很詳細，對鄰近地區是很重要的參考。

本地考古要取得更好的發展，人才培育十分重要。林永昌表示，中大考古副修是2016/17年才開設的，課程緊跟國際科技考古趨勢，中大更有跨科目的支援優勢。他形容，香港一些考古分析具備優勢，目前有為內地、東南亞作出相關支援。而且考古系學生的就業市場不局限於香港，目前畢業生主要是在本地各大博物館工作為主，不過也有學生到內地就業，因此畢業生不應只著眼於香港。

不過，林永昌不鼓勵學生就職拍賣行及古玩店，一來與保育相違背，其次是很多店家自稱的秦漢以前青銅器未必為真，「如果是真的話，被查出亦是要歸還的」。他舉例早前在日本拍賣自稱「傳世」的青銅器，以其銅鏽的顏色，一看便知是新出土的；一查之下，果然發現是湖北的出土文物。

考古系學生內地交流 畢業不愁出路

「考古其實是很國際性的科目。」林永昌說，疫情爆發前，香港考古副修的學生會到國內外不同的考古基地交流，希望隨着社會穩定復常，交流活動亦可恢復。

目前主要從事秦漢考古的林永昌，被問到若有機會回到過去，最想回到何時何地時，他選擇了秦末漢初的咸陽和長安，因為他覺得秦代如何大一統，而漢朝又如何維持初步天下統一的局面，目前尚有很多失落的拼圖，他認為背後有什麼技術支持大一統很值得研究。

這種把「自己的生命長度都計算在如何見證更多歷史」的熱愛，就是驅使林永昌在歷史洪流中不斷尋找真相的原因。他說，考古可以了解當時人的生活環境和政治、經濟關係，透過不斷尋找及拼湊碎片，建立現在與過去的聯繫，同時明白眼前遺留的一切，其背後的重要意義。



▲林永昌喜歡與學生交流，選擇在中大教授考古。



▲香港考古遺址眾多，圖為林永昌帶領同學去深灣遺址探索。



▲林永昌研究專長是中國冶金技術發展、秦漢及商周考古等。圖為他在陝西從事考古工作。

挖墓危險度高 須做測量3D掃描

考古人員到底是如何考古的？據林永昌介紹，田野發掘要事前進行調查，然後尋找遺址地點測量，開掘時要有詳細紀錄，如出土的位置及現場所見，都要進行拍照及進行3D掃描等紀錄。他更表示，之後要整理紀錄資料，並撰寫成一份可與同行交流的報告。而一份中規模發掘報告，撰寫時間可達一至兩年。

至於發掘方法名為「探方」，即把發掘區域劃分為正方形，將方格內的土層以土質、土色和結構劃分為不同的文化層，按照從晚到早的原則依次發掘。探方時每

層下出現的各類遺跡，都要逐一清理。林永昌說，挖掘比較深的墓危險度較高，因為到地底下十多米進行挖掘。但大多數考古工作都要遵守安全守則，有危險不會強行入內，而且發現危險都會處理。他又將之比喻為「好像一個工程一樣」，雖然比喻不算十分恰當，但都需要處理工作環境中的隱患。

林永昌亦聽聞有同行曾遇上盜墓賊，不過他本人幸運地從未遇過，最多只是去到收不到手機信號的地區。而在小說或影視中常見的墓穴陷阱之類，他表示，其實甚少遇上，相信就算遇到，很多時都已失去作用。

從史前到清代 港18遺址免費睇

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數據，香港現時有18個考古遺址對外開放，遍布香港各處，涉及不同歷史時期，有遠至史前時期的石圓環，有青銅器時期的石刻，以至清代的九龍寨城南門遺蹟。

林永昌分享與中大考古學生一起到南丫島深灣遺址探索的經驗，有關遺址於

1970年代曾進行多次考古調查和發掘，出土包括新石器時代中期至歷史時期的地層及文物。該遺址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年度跨度很大的遺址，明明四周資源都很缺乏，但古人一直在該處進行活動。他表示，很開心學生在探索中思考到相關不合理的地方。他估計，古人應該有特定方法克服有關挑戰。

林永昌斥盜墓破壞文物無法彌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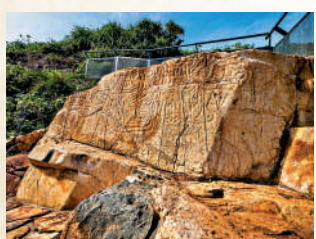
知名盜墓小說《盜墓筆記》2011年總銷量已逾1200萬冊，近年雖熱度稍降，但林永昌表示，仍會用《盜墓筆記》在課堂上進行簡單介紹，雖然其中部分玄幻元素如殭屍、喪屍等，在現實中的考古工作上不會遇到，但以公眾了解而言，這不失為一個有趣案例。

不過，林永昌強調在現實生活中，這些盜墓行為就是破壞。從過往案例來說，

盜墓賊為挖隧道會用到炸藥，而且只取走值錢古物，對其他不值錢的部分帶來破壞，而有關破壞往往是不可彌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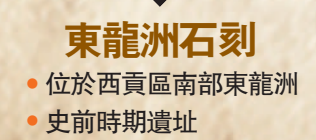
他說，考古就是為了說好過去的故事，但過去並不只是單單存在於一件文物之上，而是與文物相關的整個背景，當中有着共存關係，如什麼古人會用此古物等等。他以南丫島出土、被稱為「香港瑰寶」的古越式牙璋為例，亦要相關墓葬背景才可完整了解其意義。

香港考古遺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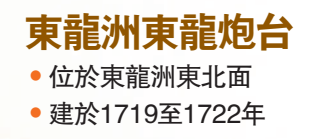
大浪灣石刻

- 位於南區石澳東
- 約為新石器時代遺址



東龍洲石刻

- 位於西貢區南部東龍洲
- 史前時期遺址



東龍洲東龍炮台

- 位於東龍洲東北面
- 建於1719至172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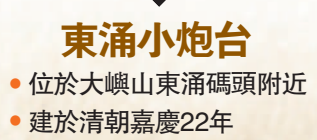
分流炮台

- 位於大嶼山西南端分流高地
- 初建於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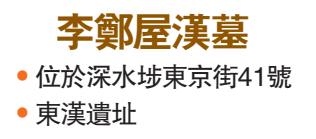
分流石圓環

- 位於大嶼山西南的分流
- 石器晚期至青銅時代遺址



東涌小炮台

- 位於大嶼山東涌碼頭附近
- 建於清朝嘉慶22年



李鄭屋漢墓

- 位於深水埗東京街41號
- 東漢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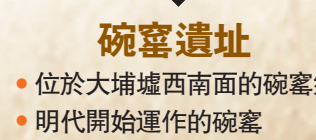
九龍寨城南門遺蹟

- 位於九龍寨城公園內
- 1847年建成



海下村石灰窯

- 位於海下灣東岸
- 1800年至1939年間出產石灰遺址



碗窰遺址

- 位於大埔墟西南面的碗窰鄉
- 明代開始運作的碗窰

備註：以上為對外開放考古遺址，公眾參觀時應愛惜文物、保持遺址整潔。由於部分遺址位置較偏遠及路途較崎嶇，參觀時須注意安全。

資料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